



木魚聲與梵音的物外之趣

——星雲大師「以禪入詩」的敘事策略

張瑋儀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探討星雲大師詩歌中「以禪入詩」的精神，以似文似詩、即道即詩的禪詩偈語，分析星雲大師詩歌詠物中所呈顯的宋詩特色。首先論述星雲大師的詩歌發展軌跡，討論文學中描寫日常、探究人生、以生活場域為實踐的敘事策略，由語言、文學、思想三個層面依序討論星雲大師詩歌作品中的用語、題材、意境。就宋詩新變特質之「化俗為雅」討論星雲大師詩歌不避俚俗、反常合道的文字趣味；再就「點鐵成金」說明詩歌對既有軼聞、典故的詮釋新解，使舊有材料耳目一新且義蘊深厚；其後從「禪機妙趣」說明詩歌中隨順溫潤、化於無形的禪機佛理，詩歌畫面式、跳脫式的敘事模式，亦是內在相互辯證、激起思索的過程，形成看似平淡、實則深刻的療癒特質。

關鍵詞：星雲文學、以禪入詩、宋詩、禪詩、敘事策略



The Savor beyond chanting of Mu-yu and Sanskrit Sound

——Master Hsing-Yun's Narrative Strategy of "Introducing Zen into Poetry"

Wei-Yi, Ch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pirit of "introducing Zen into poetry" in Master Hsing-Yun's poem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ng poetry in Master Hsing-Yun's poems using Zen poems that resemble words and poems, that is using Tao into poetry. First, it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Master Hsing-Yun's poetry,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strategies of describing daily life, exploring life, and taking the field of life as practice in literature.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thought of Master Hsing-Yun's poetry are discussed in order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terminology, subject matter and artistic conception. The new characteristic of Song poetry's "transformation of vulgarity into elegance" discusses Master Hsing-Yun's poetry, which does not avoid slang and unnatural harmony in writing; then "points of iron into gold" explains th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existing anecdotes and allusions in poetry, making the old ones the materials are refreshing and have profound meaning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pplication, Fo Guang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From the "Wonderful Interests of Zen", it explains the gentle and intangible Zen Buddhist principles in poetry. The pictorial and detached narrative mode of poetry is also a process of internal mutual dialectics and arousing thought. Forming a seemingly dull but profound healing characteristic.

Keywords : Venerable Master Hsing-Yun's Literature, Introducing Zen into poetry, Song's Poetry, Poetry of Zen, Narrative Strategy



壹、前言

星雲大師（1927-）¹的詩歌創作，於平凡語勢中展現磅礴氣勢，善用凡常事物與語言，由中析探出象外之境、物外之趣，其似文似詩、即道即詩的禪詩偈語深具特色，正如同宋代詩歌於照見自然萬物的機理，於簡樸中展發絢爛歸於平淡的特質，相較於唐代文學風格，則更重視內在自我的沈潛，呈顯出平實無華、俗雅並濟之風，重視自身涵養，故詩歌中往往融入情志、才學、評議，且能通過平凡事物傳達深遠意旨。高希均教授肯定大師的多元身份，並稱大師為詩人²，因此本文擬由詩歌的語言、文學、思想三個層面，說明星雲大師詩作與宋詩精神的不謀而合之處，分別從語言、題材、意境三個層面為對比，次第說明詩歌中的轉化層次。首先將自語言「化俗為雅」為論，探討星雲大師的詩歌語言，即如宋詩當中不追求絢爛極致之語，反能將目光回視於身邊凡常事物中，因此關切凡常之物，使其皆具「物外之趣」。例如《詩歌人間》的第一首詩歌，即以天地萬物之象為引述，說明天地的邈然無形與無常之變，星雲大師以星、雲，夜晚、白天作為探討主軸，以天文自然之象揭示諸多提點，隱喻著本性不變，因緣生滅之機理，唯其雲為永恆，方能自由自在、不受阻隔³。

¹ 星雲大師曾自述：「我的序級既是稱為『大師』，所以後來佛光山的徒眾在我各處弘法的地方，就稱『星雲大師佛學講座』或『星雲大師佛經講座』或『星雲大師接心開示』等等，就這樣，『大師』成了我的稱呼。」說明其稱由來，故本文援引稱之。參見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臺北：福報文化，2015年6月），頁179。

² 高希均肯定星雲大師的多元身份，並稱大師為詩人：「大師不僅是一位大家熟知的宗教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實行家，更是一位詩歌的創作者。一位用生動易懂的文字，傳遞深奧佛理與生活哲理的人間詩人！」參見高希均、王力行，〈星雲大師原來一直是位詩人〉見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10。

³ 參見星雲，〈星雲詩〉，《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28。



縱觀於宋代詩壇，相繼於唐詩「精華極盛，體製大備」的盛景之後，勢難再有突破，但宋代文人於詞語、用典、意境上皆力求翻轉出新，用字遣詞不避俚俗，化用前人典故以重述翻案，審美境界的追求更別於既往，不再是外馳式的華麗誇飾，轉為關注內心自我的詳和寧靜。北宋詩壇從宋初西崑體，到盟主歐陽脩（1007-1072）、王安石（1021-1086）、蘇軾（1036-1101）等轉折時期的關鍵人物，其後蘇門文人黃庭堅（1045-1105）其因探求詩法而自成一格、影響深遠的江西詩派，皆是有意識的進行詩歌創作的改變，蘇軾「以俗為雅」、黃庭堅「以故為新」皆為翻轉出新之法。宋代林光朝《艾軒集·讀韓柳蘇黃集》饒富趣味地以蘇、黃詩歌為喻：「蘇黃之別，如丈夫女子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認為蘇軾豁達坦然，以意境勝；黃詩則巧心安排，長於技巧。關於宋詩特色，嚴羽（1195-1245）提出「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⁴，說明宋詩多方援引、會合融通，星雲大師的詩歌平凡樸實，不像唐詩的鋪張誇飾，而如宋詩平實、自然、真切，以近似樸拙之語展現渾然無雕飾的詩歌意境，在藝術層面，宋詩墨戲的「一筆書」亦影響星雲大師行雲流水的「一筆字」⁵，故可由宋代藝文特質作為星雲大師詩歌的詮釋。

為探究星雲大師詩歌作品中所呈顯的「以禪入詩」風格，茲以《詩歌人間》為主要研究文本，包括詩作 22 則、歌詞 63 則、祈願文 50 篇以及菜根譚 200 則，輔以《星雲說偈》、《星雲禪話》書籍與篇章中之禪詩偈語。首先在背景部分論述星雲大師的詩歌發展軌跡，爬梳，其詩歌創作及文學意義進而論述其詩歌作品中敍寫的日常生活面向，以及透過畫面之提點、重置、經營所構成的人生禪

⁴ 參見嚴羽，〈詩辨〉，《滄浪詩話》（臺北：金楓出版社），頁 34。

⁵ 參見張毅，〈文人「墨戲」與宋詩意韻〉，《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0 卷第 4 期，2010 年，頁 1-13。



意。其敘述與思維與宋詩力求新變、轉化思維的精神不謀而合⁶，先就宋詩之「化俗為雅」討論星雲大師詩歌不避俚俗、反常合道的文字趣味，再就「點鐵成金」說明星雲大師詩歌對既有故事的詮釋新解，最末由「以禪入詩」說明星雲大師詩歌中羚羊掛角、無迹可求⁷的禪機理趣，由是證成星雲大師看似平淡、實則深刻的特質，通過「以禪入詩」的分析探討其詩作中豐富而多元的禪化意境。

貳、化俗為雅—咱的佛祖，是阮生命的哇靠

首先探究宋代詩歌「化俗為雅」的特質，針對轉化的方式，張高評將其分為「體類的轉化」、「題材的轉化」、「語言的轉化」，以及「品格的轉化」四種⁸。且將「化俗為雅」歸類成三個原則及六種途徑，三個原則是指：「體雅用俗」、「脫俗入雅」及「雅中出雅」；轉化之六種途徑為：「體雅用俗」、「以雅化俗」、「以雅寫俗」、「自雅反俗」、「推陳出新」、「轉俗成深」⁹。將通俗景物融於詩作，使之轉化為高雅意境，首推蘇軾所作〈薄薄酒〉，其詩曰：

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
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珠襦玉柙萬人相送歸北邙，不如懸鶉百結獨
坐負朝陽。生前富貴，死後文章，百年瞬息萬世忙。夷齊盜跖俱亡羊，
不如眼前一醉是非憂樂兩都忘。

（蘇軾〈薄薄酒〉二首其一，《全宋詩》卷 797，頁 9227）

⁶ 參見龔鵬程：〈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黃永武、張高評編：《宋詩論文選輯》第一輯，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8年，5月，頁134-187。

⁷ 參見嚴羽，〈詩辨〉《滄浪詩話》（臺北：金楓出版社），頁34。

⁸ 參見張高評：《宋詩特色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2年），頁388-408。

⁹ 參見張高評：〈宋詩「化俗為雅」的轉化方式〉，《宋詩特色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2年），頁409-419。



薄薄酒，飲兩鍾。粗粗布，著兩重。美惡雖異醉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
隱居求志義之從，本不計較東華塵土北窗風。百年雖長要有終，富死未
必輸生窮。但恐珠玉留君容，千載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聾，誰使
一朝富貴面發紅。達人自達酒何功，世間是非憂樂本來空。

（蘇軾〈薄薄酒〉二首其二，《全宋詩》卷 797，頁 9227）

詩中將通俗之酒、湯、醜妻、漏靴、珠玉等入詩，講述平實的生活情景，最終再轉化成豁達心胸的高雅情志。以此對比於星雲大師的詩歌文學表現，於第一本佛教文學創作《無聲息的歌唱》¹⁰即以散文與詩歌的形式交相輝映，以大鐘、木魚、經櫛等平日熟悉物件為寫作元素，開創現代詠物詩作融合禪機的新範式。吳光正〈《無聲息的歌唱》一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革新〉¹¹，以「鶯啼海東」、「宗教革新」、「文體革新」三部分，分析「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革新」以文體的變遷，探討人間佛教的推廣與演進。李仲謹亦針對星雲大師詩歌的修辭和體裁，說明其創作義蘊對人間佛教的表現力¹²。闕正宗〈無聲唱出百年病—民國佛教青年星雲（1939-1949）的「人間僧伽教育」觀〉¹³歸納當時佛教推展的弊病，以及因應的改革由是成為推動人間佛教的先驅思想，凡此皆

¹⁰ 其詩原以「物語」為題刊載於雜誌，參見星雲大師：《無聲息的歌唱》，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

¹¹ 參見吳光正，〈《無聲息的歌唱》一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革新〉，《2013 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雄：佛光文化），頁 322-341。後收錄於吳光正，《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高雄：佛光文化），頁 117-136。

¹² 參見李仲謹，《批判與繼承：星雲法師《無聲息的歌唱》之創作義蘊及人間佛教理念》（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¹³ 參見闕正宗，〈無聲唱出百年病—民國佛教青年星雲（1939-1949）的「人間僧伽教育」觀〉，原於 2015 年發表，收錄於《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論文集》（高雄：2013 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頁 342-364。收錄於《宜蘭弘法十年記—青年星雲的人間佛教之路》第三章（高雄：佛光文化，2018 年 9 月），頁 47-66。



可探知星雲大師詩歌中蘊含著文學的詮釋與宗教改革的祈願，詩歌成為其論述思想與推動改革的載體，其中的語言文字靈動而富於變化，使閱聽者感受到親切自然又能啟迪人心的力量。

綜觀星雲大師於《詩歌人間》的創作中，不乏日常生活隨時可觸及的事物，然大師運用精湛的佛法修為，將平日習以為常的事物與景象，化為妙不可喻的詩歌，將一般俗事化為雅致的篇章，同時帶有教化功能，深省人心，讓人不禁的一再思維，產生教化的可能。日常生活中，每日所經歷的黑夜、白天，日出、日落，因此對於晝時的空中白雲、夜晚時的璀璨星空，總抱持白駒過隙、滄海桑田的感嘆，對照於星雲大師的體悟，總能觸發物我之間真摯的感動，如同生活實踐的人間佛教精神，以日常平凡之語，深入淺出地闡述佛教經典中艱深的義理。例如〈星雲詩〉中，星雲大師利用夜晚、白天，星星與白雲，做出另一番註解：

無論什麼夜晚，天空總會出現了星；無論什麼白天，天空總會飄浮著雲。
星不怕黑暗，雲不怕天陰；點點的星，能擴大了人生，片片的雲，能象徵著自由。¹⁴

星雲大師提到夜晚中的天空總會出現星星，白天的空中總會有白雲漂浮著，平常我們只關注於非陰天的夜晚所能見到的幾許星光，卻忽略了星星本來就高掛在天空，只是受到雲朵的遮蔽。白天我們只注意到湛藍的天空，卻忽視白雲的漂浮，雲朵隨著不同天氣幻化著各種形狀，忽遠忽近的圍繞在我們頂上的天空，大師提到，星辰不會害怕黑暗，就好像雲朵無懼於陰暗的天空一樣，因為星、雲本來就一直存在，即使黑暗與陰天短暫的遮蔽，也會有閃亮與潔白

¹⁴ 參見星雲，〈星雲詩〉，《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28。



的一天。以其詩作揭示我們恆常的道理，運用點點星辰的微光擴大我們的人生觀，因為人生本就會有陰天、黑暗，只要我們保有自己良善的一面，總會度過這些陰暗，重新面對耀眼的陽光，片片的白雲或許會短暫消失，但在大化循環的歷程裡總會再度出現，象徵的生生不息的自由輪替，以人間佛教的溫潤氣息警醒我們切莫失志，即便面對困境也要奮發。

大師在另一首詩中，借用了花與月無法恆常，然星星猶如本性般恆常存在；再用藍天與太陽來比喻人生的不完美，唯有形象多變、本質不變的白雲沒有牽絆，即如〈星雲詩〉的另一首詩作：

花兒雖好，但不能常開；月兒雖美，但不能常圓。惟有星呀！則嬌姿常豔，萬古常新；藍天雖青，但不會長現；太陽雖暖，但不能自由。惟有雲呀！則萬山不能阻隔，任意飄遊。夜晚，有美麗的星星，白天，有飄動的白雲。¹⁵

星雲大師利用花好不能常開、月美不能常圓來對照星星恆新不變；太陽雖然溫暖，但是高掛天空卻失去自由，只有白雲不受地形限制，可以自在的游移，以此來比喻人生或有短暫的歡樂、哀愁，然而總會有更替之時，就像夜晚的時候，天空會有星星，到了白天，天空則會有片片白雲的飄動。這些再平常不過的日常環境變化，經過大師的詩歌創作，化成高雅且具有警醒人心的激勵作用。

文學作品常常在感慨獨存於天地間的渺小微弱，對比於山川自然呈顯出個人的微不足道，然而星雲大師卻有不同於常人的體悟，藉由佛法的薰修，大師之於天地又是一番別出心裁的感悟，如其詩：

¹⁵ 同上註，頁 29。



在蒼蒼天地間，我願像堅強的老松，儘管隆冬嚴寒，縱遇霜雪無情，我也要懷抱理想，屹立不動，心甘情願接受一切打擊。¹⁶

松樹挺拔參天、雄偉壯觀，星雲大師以老松自喻，利用寒冬、霜雪來比喻外在的境界，無論境界是如何困難，打擊是如何重大，都甘願接受環境的種種考驗，即便艱難險阻亦甘之如飴，以其修行境界增益豁達心胸，利用俗物化成禪機。

「化俗為雅」雖屬不易，能將佛理帶入詩歌中更為不凡，常在詩歌中看到「天堂」、「道場」、「福田」、「樂園」之詞，但是大師對於這些名詞的闡述，總讓人感嘆其智慧的運用，見其詩：

天堂在哪裡？知足常樂是；道場在哪裡？慈悲喜捨是；福田在哪裡？服務助人是；樂園在哪裡？歡喜融合是；我創造了人生。¹⁷

大師揭示，人要學會知足常樂，只要明白這個道理，處處都是天堂；學會慈悲喜捨則到處都是道場；懂得服務人群、知道如何圓融，那麼到處都是福田，到處都是樂園，這是人生的大智慧，所以星雲大師是說他創造了人生，因為人本就是定義諸端語言的發動者，人之心志得以將其定義，而有趣的是，人類創造了文字又反而為其所有限，因此大師要我們突破語言的框架，自己為人生諸項成就而定義。因此其詩歌不僅化俗為雅，亦富含教化之理，即使只是一面鏡子、一本簿子，甚至於蠟燭、時鐘等凡常俗物，在他的文字中都具有教化之機，值得我們細細咀嚼、沉思其中的道理。且觀其作：

做人，要像一面鏡子，照亮別人優點，也照亮自己的缺點；要像一本簿

¹⁶ 參見星雲，〈心甘情願〉，《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178-179。

¹⁷ 參見星雲，〈人生〉，《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212。



子，寫下生命功過，警勉自己一生，該怎麼做。

做人，要像一支蠟燭，燃燒自己，卻在黑暗中照亮別人；做人，要像一個時鐘，滴答滴答地，分秒鐘不空過；要像一本簿子，寫下生命功過，警勉自己一生，該怎麼做。

春去秋來，日升日落，匆匆而來，又匆匆而過，時間的長河，人生是過客；我空空而來，也將空空而走。¹⁸

一個人的涵養與雅量，在字句中可一覽無疑，大師所教導的內涵告訴我們，做人必須知道服務與奉獻的道理，看他人的優點、反省自己的缺點，即使犧牲小我也應幫助他人，這是佛教中釋尊割肉餵鷹，捨己渡人¹⁹的「大無畏」精神，提醒我們慎勿空過分秒，將自身置於為人的互助救世理念中，傳達社會的祥和之氣。即如星雲大師善於運用大自然的變化入詩，信手捻來皆是禪理，尤其在比喻人生過程中，經佛經的義理融入詩中，帶給人們莫大的啟示。

大師以春去秋來、過客匆匆，彰顯悠遊其間的灑脫人生，利用季節變化與朝夕交替過程闡明時間的流逝，明白揭示我們，生命的暫留只是時間長河中的滄海一粟，來時不沾一物，去時亦不帶一物，教導我們生活在世間，不需太過計較得失，應該時時警惕自己，為所當為，做所應做，不拘執於過往。常以各類凡常事物為喻，說明人世間深入淺出的道理，如同《莊子·應帝王》所言：「至人用心若鏡與天地共存。」指出為人處世應當如鏡映人，以如其所如的真實呈顯。又如大師認為人應如燭，燃燒自我以在黑暗之中綻放光芒，因而在白駒過

¹⁸ 參見星雲，〈人生是過客〉，《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218-219。

¹⁹ 中台世界，《六度集經·卷第一（二）》，網址：https://www.ctworld.org.tw/sutra_stories/story088.htm，2021.5.17 pm10:20。



隙之際，人生總是匆然如過客，以生動的譬喻言說生命短暫而繞富機趣之理。

星雲大師雖然非生長在臺灣，卻對臺灣有著濃厚的在地情，傾注一生心力於世界各地弘法，並將臺灣視為其溫潤心靈的家鄉，即便大師熟稔揚州話、未諳臺語，卻能巧妙的以臺語入詩，在〈伊是阮生命的哇靠〉中，運用民間俗語闡釋佛祖的偉大，傳達大師對於佛祖的敬愛之心，同時以親切的語言、貼近鄉土的用詞，讓人們對於佛教更具有幾分親近之心。詩曰：

咱的佛祖來了，咱的佛祖來了，伊是阮生命的哇靠，伊是阮艱苦的出路；
咱的佛祖，親像溪水清淨，咱的佛祖，親像月娘圓滿，咱的佛祖，親像
父母，對阮的慈悲，咱的佛祖來了，咱的佛祖來了，憂愁的人生有了歡
喜，黑暗的世界有了光明；咱的佛祖，親像月娘圓滿，咱的佛祖，親像
父母，對阮的慈悲，咱的佛祖，是阮生命的哇靠。²⁰

將佛祖視為我們生命的依靠，以迭踏複頌的方式反覆贊揚佛祖如父如母的慈悲心懷，善用凡常之語，不避俚俗，以臺語入詩使其親切如視，拉近我們與佛祖的距離。有別於既往雅、俗相對的文學概念，傳統文學中雅正、典雅，抑或王國維所提出的古雅，皆具有空間性的審美範疇，大師的語言範式使向來被隔絕在外的俗語方言，正式進入於詩歌殿堂，從而廣泛地開拓詩歌寫作之題材。

參、點鐵成金—輕語鎖話都變成唱讚與誦揚

星雲大師不僅善於將大自然入詩，周遭的事物也常是他詩歌的主角，甚至於佛殿中，我們認為凡常可見的大鐘、木魚、大磬、籤筒，乃至香爐、蒲團、燭台、牌位，連同戒牒、文疏、緣簿以及隨身的佛珠、海青、袈裟、僧鞋等，

²⁰ 參見星雲，〈伊是阮生命的哇靠〉（台語），《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230-231。



都是大師詩歌的材料，同時善於轉化題材，利用深入淺出的方式，重新詮釋為人所熟悉的典故，除了讓讀者耳目一新，更是突破傳統框架，深具灑脫自在的禪宗機理，即如宋詩化用道家「點鐵成金」²¹之法式，將平凡俗物提昇至另一層次，具有生新之效。張高評提到：

「奪胎換骨」與「點鐵成金」、「以故為新」，異名同實，義界相通、重疊。其中「點鐵」、「以故」是修辭手段；「為新」、「成金」才是藝術的目的。

22

為提升詩作之境界、彰顯藝術目的，可藉由修辭方式精進而成，觀諸於星雲大師〈無聲息的歌唱——為「物語」作序——〉傳遞著樸實無華卻發人深省的氛圍，在踏實語言中令人幡然省悟，使習以為常的日常物件乍現不凡之處，且觀其詩：

假若你是詩人，該曉得心靈的波浪；正是那無聲息的歌唱。不要喧（渲）染它，因為時序輪轉；—冬天過去必是燕來的時候，—炎暑去後自是肅殺的秋天。（見「一、序曲」）²³

詩中不以華麗的詞藻為文飾，而以平實的口吻陳述寧靜祥和之氣，瀰漫著思索式的波動，閱讀其作得以感受大師的苦口婆心，將心靈的波浪轉化成無聲息的歌唱，揭示時序輪轉的自然之理，是故不需過度渲染，而應以平常心視之，同時提醒著時序之中的變化：用燕子表示春天，將秋天的蕭索幻化成肅殺的情

²¹ 《景德傳燈錄》CBETA 電子版（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2年，11月），頁269。網址：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0/T51n2076.pdf，2021.5.17 pm10:20。

²² 參見張高評：《宋詩特色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2年），頁244。

²³ 參見星雲，〈無聲息的歌唱——為「物語」作序——〉，《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38。



境，利用時序告訴我們因果與輪迴的關係，正是詩歌中具有開放性的尋思空間。

初讀〈無聲息的歌唱—為「物語」作序—〉時，予人心情波動的抒發，進入〈歌唱〉篇日後才驀然發現，大師利用器具、物品化身成「語言」，故託物自鳴，以「物語」為論，運用十八種法器，將凡常俗物轉化為禪機，傳述揚善、抑惡的思維，藉文藝反應現實，同時跨越心靈層面，從「大鐘」、「木魚」、「大磬」、「籤筒」、「香爐」、「蒲團」、「燭台」、「鉢盂」、「經櫛」、「寶塔」等寺廟法器，到了「牌位」、「戒牒」、「文疏」、「緣簿」等文書用品，乃至「佛珠」、「海青」、「袈裟」、「香板」、「僧鞋」等隨身衣物用品等，串連出了各種物件，將其連結成似文似詩的歌唱。且觀其作：

當晶淚滴在心房，由心底或可擊出一聲共鳴的聲響，噹！睡熟了嗎？那些夢囈中的「山牆」。²⁴

運用「晶淚」與「心房」來比喻「鐘錘」與「大鐘」，將「鐘聲」以「心底的共鳴」來顯現，一個「噹」字，在心中激起了陣陣感動。簡單的用語，卻完全彰顯了大師對於「大鐘」所述說得要義，見其對「大鐘」的闡述：

有關「鐘」的故事很多，如《緇門崇行錄》裡提到，隋代有一位智興法師，在大莊嚴寺擔任叩鐘的職務。由於他叩鐘時都虔誠祝禱「願諸聖賢同入道場」、「願諸惡趣聞我鐘聲，俱離苦惱」，而感得地獄道眾生脫離惡道之苦。……「鐘」在佛門的功用，有一首〈叩鐘偈〉是這麼寫的：「聞鐘聲，煩惱輕；智慧長，菩提生。」鐘聲能發人深省，一直以來，晨鐘暮鼓不但為修行人所重視，一般社會上的人到了過年，也要撞頭鐘、敲鐘，認為這是「幸福鐘」。

²⁴ 同註 2，頁 39。



甚至美國過去獨立的時候，也要敲紀念獨立的紀念鐘，以昭告「我們美國獨立了！」²⁵

大師將「大鐘」以說故事的方式解說，卻又以「詩」的美學來提升其境界，最後更以夢囈中的「山牆」來讓讀者得以深思，思維其中的法要，什麼是「山牆」？並做為下一段「木魚」的啟始。指出現今寺廟以敲鐘表示修行，以鐘聲揭示時間段落，提醒吾人時刻勿忘修身自持的功課。再看到大師對於「木魚」的形容：

「山牆」爬著牽牛花，學著麥克風前的女郎，唱著：「哥哥的嫁妝！」誰還知道：苦行頭陀手敲那山雷——不響。²⁶

人人心中都有一道「山牆」，其所攀附的又是什麼花呢？哥哥為什麼會有嫁妝？大師以一種機趣的方式讓讀者自行解讀，最末再以苦行頭陀「手敲」那「不響」的山雷，作為「大磬」的開端，又以「手敲」山雷、「不響」告訴讀者，是事適法、不如法則無應。關於不響之因，大師給了註解，並以不響為起始，賦予「大磬」另一個生命，為其譜出動人的樂章：

不響原是山雷，歷代的盛衰興亡都已遍嘗；忍耐度著時光，幻想著光明就在明天！²⁷

「大磬」在佛教中是不可或缺的法器，而且位居統領大眾的地位，雖然發聲的次數甚少，卻是法會中的關鍵角色，大師運用「大磬」發聲次數甚少來看

²⁵ 參見〈星雲大師文集·僧事百講 2·出家戒法〉，網址：<http://www.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8&item=18&bookid=2c907d494c10e2f0014ceab12fab000b&ch=9&se=0&f=1>，2021.5.17 pm10:20。

²⁶ 同註 2，頁 39。

²⁷ 同註 2，頁 40。



歷代的盛衰興亡，並且點出了光明就在明天，原來不響的是山雷，待「大磬」聲音一響，黑暗終將退去，光明得以重現。大師曾對「大磬」說明如下：

在法會中，用以領導速度快慢或節奏者，是有關秩序方面的法器。在一個寺院裡，大眾修行最重要的法器就是大磬。一般課誦或法會進行時，大磬敲打的次數不多，但每敲一次大磬都是一個指示，召示大眾這時候要合掌、放掌，應該要快、要慢，應該要停、要起，大磬有很多功用，相當於整個唱誦的領導。²⁸

由上大師所揭示，可以得知大師為什麼會以「大磬」隱喻明天的光明所在，而不響的原來是山雷。「明天」是「希望」的代名詞？還是「新生」的開始？端看我們如何去定義、去相應，禪宗講求「參」，除了學習基本的佛學知識外，必須懂得「參悟」，而傳統的「籤筒」就如「明天」一般，隱隱中給予人們希望還是絕望？象徵著新生的開始、抑或是期待的幻滅？關於此番回文接引式的探問，當看其詩所述：

「明天」為人帶來了希望，有了希望才將生命添加了力量，有了力量才怕「利」「欲」化為無望，——所以，「聰明」人，才讓竹籤去愚弄。

愚弄風水的人笑向風水招手，「看！這縷縷輕煙，它飄著一股香！」香氣下沉，薰醒了蒲團的煙塵上揚，卻薰不青——紅身披上七道磚牆。²⁹

大師將「籤筒」譬喻成了「明天」，並將「希望」、「力量」做了說明，點出

²⁸ 參見〈星雲大師文集·僧事百講 2·出家戒法〉，網址：<http://www.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8&item=18&bookid=2c907d494c10e2f0014ceab12fab000b&ch=9&se=0&f=1>，2021.5.17 pm10:20。

²⁹ 同註 2，頁 40-41。



人性貪婪的一面，因為有了「力量」之後，就會害怕「利」「欲」變成了「無望」，這是人性的貪婪，似乎也是必經的過程，如何去改變？讓自己不再被貪婪所奴役？大師希望讀者可以得以自行體悟，因此最後說「聰明」人才會被沒有生命的「竹籬」愚弄，印證俗語「聰明反被聰明誤」，正因為自作聰明反而有更多的貪婪，藉由「竹籬」詢問自己原已預設的答案，忽略了本身應有的努力，忽略付出與收穫之間的「因果」之理，是故得以透過簡短文字，隱含人間佛教於生活歷程之中所遇到的諸端問題。

其詩接著又以「愚弄」的頂真格來說明更為深層的佛理，愚弄者向被愚弄的人招手，最終卻只是輕描淡寫、若無其事，且以「香爐」的縷縷輕煙訴說著人世間的幻化與無常。詩中轉化了香爐裡的縷縷輕煙，將原本所感知的氛圍，化為一股隨人感應的清香，以此揭示世間百態如人飲水，以及在各種身分與角色之中循環不止的道理，有時我們自以為是機巧，其實反被愚弄。接著大師以擬人法說明與煙塵的互動，因為香氣下沉帶動了「蒲團」內部煙塵的上揚，以「香」字作為接引的回文效果。文中七道磚牆，當指佛門「七條衣」，即僧侶袈裟，紅身披上七道磚牆，係指法會中主法法師身上所披袈裟。大師以香氣薰醒煙塵、卻薰不青袈裟，說明了他心中的「如如不動」，揭示著外緣不能擾心的道理。「香爐」與「燭台」在佛教寺院中是相對的器物，「燭台」總伴隨在「香爐」的左右，再看到以「磚牆」作為結尾和起始的關鍵字，大師如此形容「燭台」：

磚牆被老鼠短舌，舐穿了圓眼，送進來一絲暖風，吹得弱光在抖飄。³⁰

大師總運用日常的用語來傳達精深的法要，以「短舌」來形容破壞，即便遭受破壞仍以慈悲之心說明「圓眼」，同時以暖風訴說著破壞之後的光明面，去

³⁰ 同註2，頁41。



除心中的黑暗，不帶瞋恨之念，真實呈顯燭台因風所動的微弱火光。對於週遭事物的擬真化，大師總有獨到的見解。此外，大師更將自己物化成為「牌位」，訴說著自身不動之境界。詩曰：

抖飄著風，抖飄著雨，抖飄著青煙，只有我呀！將身子挺得若殭。

「殭挺」比不了「禁錮」，「禁錮」之門也有不鏽之鑰！詩人再打個「抽象的譬喻」，讓你去捉摸此天何方？³¹

無論外界如何變化，己心皆安之若素，無受於外在風雨飄搖。「戒牒」是出家人的身分證明，乃是出家人的殊榮，即便過去曾發生許多不如法的事情，依舊不會減損「戒牒」的重要性。大師以詼諧的口吻入詩，以此詩說明「戒牒」的重要性，雖言「殭挺」比不了「禁錮」，其後又以「抽象的譬喻」讓人難以捉摸，進而參酌「此天何方」？來去何方？「文疏」是用以上稟祭天的文書之具，具有不同作用與稱謂³²，如何將「文疏」轉化成詩歌？或許是一般人所未能想見的，大師利用「文疏」的特性，轉化為詩歌題材並能兼具教化意義，運用「文疏」上稟祭天的特性，融入禪理、發人內省。探問之時亦是對自我的省思，其作品如下：

何方來？何方去？其實呵！只有它自己才清楚！紙箔，清楚了點點黑字，也許不清楚張張潔紙的悲哀，臭銅叮噹作響，哪怕三歲孩子也會去

³¹ 同註 2，頁 41-42。

³² 關於文疏之種類與作用，大師解釋到：「我的種類分著多種，用大紅的紅紙寫的叫延生文疏，用白紙或黃紙寫的叫往生文疏。延生文疏又分有消災、吉祥、祈安種種的不同；往生文疏就有超拔、薦亡的意思。」參見〈星雲大師文集·無聲息的歌唱〉，網址：<http://www.masterhsingyun.org.tw/article/article.jsp?index=10&item=21&bookid=2c907d49431e53bf01431e5b0d9d0003&ch=11&se=0&f=1>，2021.5.17 pm10:20。



嚼：問苦？問甜？

問苦？不是漢子丈夫的勾當！問甜？又是娘兒們的輕語鎖話！³³

吾人追索從何而來與將往何處的問題，乃是勘破生死的大哉問，大師將紙箔擬人化，述說其感想，又用金錢的誘惑來告訴讀者，即便是三歲的孩童亦知金錢的動人，最後再以小孩子的眼目告訴讀者因貪欲所招致的後果。其詩以記載姻緣的「緣簿」，道出人人不知姻緣簿所記載，因此總為姻緣大事求神問卜。由其開示可知，問苦甜之事皆是多餘，以「漢子丈夫的勾當」、「娘兒們的輕語鎖話」等通俗之語告訴我們凡常感受的自我困執，其實探問酸甜苦辣、吉凶禍福都不需要，因為因果關係才是當中的關鍵。復以回文頂真的組詩「物語」道出法器佛物的昇華之智，以及吾人在輪迴當中流轉不息的宿命，以此營造詩歌的「虛實空間」³⁴，見其詩：

輕語鎖話不必用在——一百零八粒的珠子身上，因為每粒拉過，——輕語鎖話都變成唱讚與誦揚！〈佛珠〉

誦揚吧！大漢之服比不得西裝；誰還有心思去哭，「為妳，為她，去縫嫁時的衣裳！」〈海青〉

衣裳遮住了身體，並不是文明遮住了「文明」；「文明」世紀，需要的還

³³ 同註 2，頁 42-43。

³⁴ 「層次空間」為陳滿銘所提出，從知覺空間和方向定位釐定空間之虛實感應，且虛實之間往往相互結合，論者謂：「『實空間』和『虛空間』並不是一刀兩斷般地截然劃分的，結合在一起的情況也相當常見。……『虛空間』是在『實空間』基礎上創造出來的，既是如此，兩者結合、交融的情況，自然是可能的了，所以，對虛實結合的空間設計的探討，當然也就是必要的了。」參見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美學》（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11），頁 39-40。



是文明。〈袈裟〉

文明吹著喇叭向前邁進，無理的打罵都將過去，溫暖之光，照遍了黑暗，
註明了世事無常！〈香板〉

無常鞋，馱著人走向旅途，踏翻了嗎——「那塵世之路。」〈僧鞋〉

塵世之路，有伴侶陪著寂寞，方可邊走邊笑，「村犬吠不休！」〈鉢盂〉

不休止換來了新紀元，新舊積壘如山；排著花樣，還是排著花樣！〈經
櫛〉

花樣翻新，花樣翻深，花樣翻高，花樣也翻美了。〈寶塔〉³⁵

回視於作品所表現的人生情緒，文中以樂觀與悲觀的交替形成發人深省的
思索，秦漢至初唐的詩歌發展，常著眼於世間萬物的壯闊與人之所存的無能為
力，似乎籠罩著無法改變困境的悲觀氛圍，直至盛唐文學以杜甫（712-770）詩
作展現對未來的希望感，回復古代的樂觀精神，至宋代，探究如何脫離悲哀、
以建構樂觀氛圍的自覺意識，大師之作即如蘇軾之詩，展現「理性的樂觀主義」
³⁶，通過揚棄悲哀、煥發新生的特色，即便世事無常亦能展現雲淡風清的輕盈。

肆、以禪入詩—參禮之後，心靈已經走進了佛光

關於文學與佛教的關係，周慶華《佛教與文學的系譜》為佛教文學研究專
著，以文學評論與賞析的角度界定佛教文學的定義與範疇。譚桂林亦對佛教傳

³⁵ 同註 14，頁 43-45。

³⁶ 關於以人生觀為主題形成的中國文學史觀，則為「情意」的展現。參見吉川幸次郎撰，鄭清
茂譯，〈推移的悲哀—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中外文學》第 6 卷，第 4-5 期，1977 年，頁 24-54。



統的影響有詳盡的論述，討論作家所受佛教習染的影響程度，以主題式方法詳盡分析佛教文學作品。³⁷從大師的詩歌作品可以發現，在結構上可以區分成「散文」與「詩」二種文本，關於散文的定義，鄭明嫻曾以其複雜性說明到：

現代散文經常處身於一種殘留的文類。也就是，把小說、詩、戲劇等各種已具完備要件的文類別除之後，剩餘下來的文學作品的總稱，便是散文。³⁸

現代散文的特色並不清晰，它具備多元的內容，創作形式又極為自由，因此才會被歸類於「一種殘留的文類」，必須將其他已經認知、歸類的文類刪除後，其餘才稱之為散文，因此作者通常可以透過散文的創作方式來表達個人情感的文類，鄭明嫻說：

散文是最被允許「有我」的文類，作者和敘述者在小說中嚴格區分，但在散文中兩者往往合而為一，敘述者可以採取主觀的態度處理題材，運用主觀的角度進行敘述。因此散文在內容、風格、主題等方面都離不開個人化的色彩。³⁹

透過以上說明印證創作者利用散文來表達自我的思想與風格，在大師創作的詩歌中，大量採用擬人法，結合大師對於佛教的深刻感念，其文曰：

但，你空虛嗎？但，你得到了嗎？都是些大傻子們。別拾起富翁丟下的香菸屁股，—三支併成一支……去幻想了，「天外之天」因為「天外之天」，

³⁷ 譚桂林：〈現代作家與佛學關係的時代特徵〉，《20世紀中國文學與佛學》（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頁161-172。

³⁸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6月增訂再版），頁22。

³⁹ 同上註，頁2。



尚等待你的汗珠耕耘。(見「三、詩之腳」)⁴⁰

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將文學的概念侷限為詩文創作的框架中，定義為：「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⁴¹，梁元帝蕭繹言：「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⁴²，東漢王充則謂：「出口為言，集札為文。」⁴³文學本質歷經著時代的演變，王夢鷗提出如下見解：

想像是經營文學作品的特色，而所虛構的乃是他們經營的結果。不僅是文學作家依循這途軌而寫作，就連讀者也是循著這途軌來欣賞文學。雙方的默契，是接合於虛構的想像世界。⁴⁴

可知想像乃是虛實相映的重要元素，情感的積累與興發乃是文學與詩歌表現的關鍵特質，日籍學者加地哲定嘗指出文學作品在於人生價值的體現⁴⁵，將其定義為真正的文學，認為應透過人生經歷，將體驗有意識的融合於創作中，同時應看其對佛教文學的定義：

所謂佛教文學，是以佛教精神為內容、有意識的創作的文學作品…更具體地說，佛教文學是描寫從人事跼蹐的塵世中解脫出來的、遊心於大自

⁴⁰ 同註 2，頁 46。

⁴¹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民 66 年 10 月 1 日再版），頁 2。

⁴² 梁元帝撰，清謝章铤校，楊家駱主編，劉雅農總校：《金樓子·立言篇九下》（臺北：世界書局，民 46 年 7 月再版），第 4 卷第 28 頁。

⁴³ 東漢王充：《論衡·書解篇》（上海：上海出版社，1974 年 9 月），頁 431。

⁴⁴ 參見王夢鷗：《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 13-18。

⁴⁵ 其文曰：「文學作品以創作意識為基本條件，在傳達哲學、宗教、歷史、倫理……等內容時，為了追求形式美的效果，有時會採用文學的方式，即使如此，不屬於意識性創作的東西，仍不屬文學。文學不是為闡明某種理論而採取的補助手段，也不是文詞上的修飾而已。真正的文學是：自己體驗人生價值的表現。」參見加地哲定，劉衛星譯：《中國佛教文學》（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頁 9。



然和崇高佛教之中，並使之淨化和提高的那種心境融和世界的文學。⁴⁶

指出文學作品需源於有意識的創作，而佛教文學則是使人從恐懼不安的塵世中解脫，寄情於佛教崇高的情境之中，淨化心靈並使心境與世界融合的文學。他強調佛教文學的文學價值在於作品內容的傳述，並非以佛教為題材就稱之為佛教文學，除了需契合於佛教教旨外，更需具備文學的表達力、感染力。即如大師與佛心心相映，將人格的修養視為親近佛法的依歸，其文曰：

即佛即心，即心即佛，古今的禪者，早就告訴了我們消息。在晚風徐來的時候，我低吟著：「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就在汝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向靈山塔下修。」六祖慧能大師不是說嗎？「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太虛大師也說：「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⁴⁷

除了前述作品外，星雲大師亦將其長年習得的禪理智慧融入於詩歌創作中，形成「似詩似偈」的表達形式，往往能在其作品中可看到諸多融合生活、亦能發人深省的禪理機趣，茲舉數首作品為例：

木魚聲和著梵音響起，五濁的世界在眼前消滅。萬念都蕩滌灰盡，又開始我虔誠的讚禮：我所皈依的佛陀呀！自您降誕在娑婆，苦海中才有了舟航，火宅裡才有了甘霖，迷途上才有了指南，黑暗中才有了光明。人間有了您；才能虛假的轉為誠實；才能慳吝的變為喜捨；才能罪惡的化為善美。雖然喉嚨嘶啞，從我心裡卻迸出一句：偉大的佛陀！我敬愛您！

48

⁴⁶ 同上註，頁 36-37。

⁴⁷ 參見星雲，〈佛陀，您在哪裡？〉，《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頁 107。

⁴⁸ 參見星雲，〈偉大的佛陀—為佛誕獻詩—〉，《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



通過參禮儀式，接引佛光，讓梵音自然沁入其心，如其所言：「忙裡山看我，閒中我看山，相似不相似，忙總不及閒。」⁴⁹令人感念至深的是他將宗教儀式化為自身接引佛光的途徑，通過參禮感受與佛的相契，故言：「參禮之後，心靈已經走進了佛光。」⁵⁰如其以類比譬喻的方式說到：「有人說，佛光山像一朵蘭花瓣的山；也有人說，佛光山是如來佛的五指山。」⁵¹此外，在遊賞之際亦尚友古人，多位文士先賢如臨於前，追想過往曾遊於此的文人墨客，懷古幽情由然而生。其作曰：

洞中可徜徉泛舟，也可引吭高歌，奇景秀麗如畫，人猶如在畫中。聞說陶淵明、李太白、白居易、蘇東坡，都曾到此一遊；堯舜時代，有賢者善卷老人在此久候，故之得名善卷洞。⁵²

大師在創作《無聲息的歌唱》後，相繼完成《玉琳國師》與《釋迦牟尼佛傳》等著作，這是大師「以文化弘揚佛法」的信念，並且以此為基礎，為佛教注入了文學新的動力。誠如清代蔣士詮（1725-1784）云：「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⁵³，認為就文體發展而言，宋代文壇難出前人窠臼，就文體變遷的情況

月），頁 32-33。

⁴⁹ 參見星雲，〈忙〉，《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 年，12 月），頁 53。

⁵⁰ 參見星雲，〈佛陀紀念館開館紀事〉，《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 年，12 月），頁 137。

⁵¹ 其文曰：「有人說，佛光山像一朵蘭花瓣的山；也有人說，佛光山是如來佛的五指山；更有人說，佛光山像五台山；不二門前不是一台嗎？靈山勝境不是二台嗎？朝山會館（一九七三）廣場是三台，大雄寶殿成佛大道是四台，如來殿（一九九四）的丹墀不就是五台嗎？是五指山，也是五台山，更像蘭花瓣的佛光山。」參見星雲，〈佛光山開山的故事〉，《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 年，12 月），頁 117-118。

⁵² 參見星雲，〈善卷洞〉，《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 年，12 月），頁 71。

⁵³ 參見〔清〕蔣士詮，〈辯詩〉，《忠雅堂詩集》卷十三（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10），頁 196。



看來，宋詩與星雲大師的詩作同樣具有文體變革的展現，吳光正以「文體革新」形容星雲大師在文學創作上的創新與嘗試⁵⁴，顧敏耀指出「在佛教文學作家群體方面，僧侶作家以星雲法師最具有代表性，其佛光山也成為臺灣佛教文學出版與創作的重鎮」。⁵⁵

伍、結語

何金蘭自「文學社會學」角度提出，文學得以呈顯社會的諸多面向，文學與社會相互牽動影響，且能於文學的表達、傳布對於當下議題的反思、對人心安定的成效，他說：

在所有的文學現象中，社會都佔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地位。文學產生之先，社會早已存在，作家無可避免地要生活在社會裡，為社會所制約、限制、影響，作家總是努力反映它、解釋它、表達它，甚至於設法改變它；社會也存在於文學之中，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它的存在、它的蹤跡、它的描繪。⁵⁶

禪進入中國之後，對於文化與文學的影響至深，成為佛教融入中國的重要因素，太虛大師曾說中國佛教的特色在禪⁵⁷，可知禪是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意涵，

⁵⁴ 參見吳光正，〈《無聲息的歌唱》——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創新〉，《2013星雲法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發表於2013年3月29-31日江蘇宜興大覺寺首屆「星雲法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頁335。

⁵⁵ 參見顧敏耀，〈台灣文學與佛教關係史稿——從口傳文學、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第20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論文集，2009》：1。

⁵⁶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北：桂冠圖書，1989年），頁2。

⁵⁷ 太虛著，星雲法師總監修，《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 36-中國佛學特質在禪》（高雄：佛光，民86），頁1-5。



星雲大師就讀於焦山佛學院即希望追隨太虛大師以進行佛教革新運動⁵⁸，即便學僧的熱切盼望隨著太虛大師圓寂而落空，然宗教改革的期待仍在沿續，尤自星雲大師獲得開拓與發揚。星雲大師以詩歌創作宣揚人間佛教，正是文學與社會互動的最佳例證，得以通過文學表達看出社會的脈動，亦得將社會縮影概括於文學作品中，因此星雲大師的詩偈傳述成為融會禪機理趣的人生智慧，無疑是安定人心的鎮靜之方。

由文學社會學的面向看來，星雲大師於文學表現的社會實踐，發揚於現代書院精神的再現，興辦全球華文星雲文學獎⁵⁹，其身體力行、著作等身，無疑是以文學推動祥和社會的最佳例證。沈從文指出生命之變化本為常態，嬗遞變遷亦為必然，他說到：「惟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遙的空間，讓另外一時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⁶⁰。面對生命的變動不居，諸多變化僅為一瞬，唯有以文學留住吉光片羽，並以此聯繫著同樣有其感受的生命，用文藝媒介穿越時空暖化彼此心靈。即如大師之詩所言：「逆來順受，化腐朽為神奇，殘缺生命，也能彩繪成美麗的詩偈。」

⁵⁸ 星雲大師曾描述當時場景：「在焦山佛學院讀書的一百多名學生聞訊後，（指太虛大師要訓練一班會務人員）個個躍躍欲試，大家都想追隨太虛大師，希望將來能進入中國佛教會，從時佛教革新的工作。……我也能以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僧，參與其中的培訓，感覺到佛教的前途未來，必能有很大的作為與希望。」參見氏著，《百年佛緣 7·信僧篇》（高雄：佛光文化，2017 年），頁 150。

⁵⁹ 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曾自述「日月俯首為文」為生活的一部份。他從年輕時就熱愛文學，來臺後靠著文筆能力弘法，進而發展出佛光山龐大的文教事業，由於深知文學對社會有帶動思潮、啟迪人心的無形力量，為提倡文學閱讀與寫作風氣，選在建國百年舉辦第一屆「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鼓勵全球優秀的華文作家參賽。參見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會，網址：<https://www.vmhytrust.org.tw/Article/3>，2021.5.17 pm10:20。

⁶⁰ 參見沈從文，〈抽象的抒情〉，《沈從文全集》第 16 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527。



⁶¹面對困境的迴避以繞路說禪的方式巧妙轉化，化俗為雅、以故為新，由絢爛歸於平淡，卻能在平安超越，最終的探問仍是直指生命、直探內心：

我終於明白：月亮不一定要圓滿，殘缺也是一種美麗；人生不一定要擁有，享有也是一種福氣。

逆來順受，化腐朽為神奇，殘缺生命，也能彩繪成美麗的詩偈。⁶²

詩中亦言：「木魚聲和著梵音響起，五濁的世界在眼前消滅。⁶³」大師藉由木魚聲、梵音，傳達寧靜致遠的無擾之境，使生命的各種苦難皆得以化為祝福，從平淡的日常之物看出謙沖淡然的物外之趣，以點化的角度改換、重新詮釋，帶來耳目一新的正向思維，尤其將禪法、禪機、禪意、禪趣融入詩歌之中，儼然是當代宋詩精神的發揚。本文次第證成其創作「以禪入詩」的特質，若就文學社會學立場，與意義治療學的理論來看，大師文學深具「以詩為禪」的力量。

現代詩歌中亦有諸多作家採用平淡語勢，關注於身旁平凡事物、展現細膩感受，星雲大師似文似詩的表達方式，乃是形式問題的突破與融會，抑或可就「散文詩」的分段詩結構為探論，諸如詩人商禽（1930-2010）、蘇紹連（1949-）⁶⁴等人之作皆具備結合詩、文的特性。再就語勢運用層面，詩人渡也（1953-）

⁶¹ 同註 2，頁 209。

⁶² 參見星雲，〈殘缺也是美〉，《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 年，12 月），頁 209。

⁶³ 參見星雲，〈偉大的佛陀—為佛誕獻詩—〉，《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 年，12 月），頁 32。

⁶⁴ 「散文詩」之形式與作品，著作文本包括：蘇紹連：《隱形或者變形》，臺北：九歌出版社，1997.08。蘇紹連：《散文詩自白書》，臺北：唐山出版社，2007.12。王宗仁：《象與像的臨界》，臺北：爾雅，2008.02。相關研究諸如：徐成淼，〈臺灣散文詩的新突破--莫渝「閱讀臺灣散文詩」簡評〉，《笠》，131 期，2001.10；向明：〈以詩為本的臺灣散文詩〉，《藍星詩學》，11 期，2001.09，頁 209-217。蕭蕭：〈臺灣散文詩美學（上）〉，《台灣詩學季刊》，20 期，1997.09，頁 129-142；蕭蕭：〈臺灣散文詩美學（下）〉，《台灣詩學季刊》，21 期，1997.12，頁 121-127。



之詩「成如容易卻艱辛」即以看似凡常的物件闡發令人莞爾一笑的溫馨之感，讀者看到的是詩作的親切可愛，詩人的創作經歷則是繁華過盡的樸實，這些化俗為雅、以故為新的宋詩精神，也正是詩中難能可貴的特色所在，以俗言、俗事入詩者，更難於用古、用典，尤其詩作表現渾然天成、通俗渾樸，乃是天然明麗、不事雕鏤的意境之作。星雲大師的詩作大量描寫舉目所見之物，運用俗諺口語，使人讀來如臨於前，細細咀嚼亦是滋味無窮，如同繆鉞對唐詩、宋詩的譬喻，唐詩如透潤的荔枝；宋詩是回甘的橄欖，讀宋詩，初時凡常、生澀，或有未解之意，但細讀再三，便覺雋永旨趣，本文通過語言、典故、境界等層面，次第說明星雲大師「以禪入詩」的宋詩精神，期能以此作為對星雲大師文學意旨的闡述，並契合於古典詩學法式的運用，形成融貫古今的智慧，於平淡中照見不凡，於萬化中執定其心。

陸、參考文獻

一、引用專書

1. 太虛著，星雲法師總監修：《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精選白話版36—中國佛學特質在禪》，（高雄：佛光，民86），頁1-5。
2. 王夢鷗：《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臺北：里仁書局，2009），頁13-18。
3. 仇小屏：《古典詩詞時空設計美學》，（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11）。
4. 加地哲定，劉衛星譯：《中國佛教文學》，（高雄：佛光出版社，1993）。

楊宗翰：〈「臺灣散文詩美學」再議〉，《台灣詩學季刊》，27期，1998.06，頁93-98。葉維廉：〈散文詩探索〉，《創世紀詩雜誌》，87期，頁102-109。



5. 何金蘭：《文學社會學》，（臺北：桂冠圖書，1989年）。
6. 沈從文：〈抽象的抒情〉，《沈從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
7. 吳光正：〈《無聲息的歌唱》——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革新〉，《2013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高雄：佛光文化）。
8. 吳光正：《宗教實踐與星雲大師的早期文學創作》（高雄：佛光文化，2020年）。
9. 星雲大師：《詩歌人間》（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
10. 星雲大師口述：《貧僧有話要說》（臺北，福報文化，2015年6月）。
11. 星雲大師：《百年佛緣7·信僧篇》（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
12. 星雲大師：《無聲息的歌唱》，高雄：佛光文化，2017年。
13. 高希均、王力行，〈星雲大師原來一直是位詩人〉見於星雲大師，《詩歌人間 星雲大師第一本詩集》（臺北：遠見天下文化，2013年，12月）。
14. 張高評：《宋詩特色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02年）。
15. 鄭明嫻：《現代散文類型論》（臺北：大安出版社，1987年6月增訂再版）。
16. 譚桂林：〈現代作家與佛學關係的時代特徵〉，《20世紀中國文學與佛學》（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頁161-172。

二、引用論文



1. 吉川幸次郎撰，鄭清茂譯，〈推移的悲哀—古詩十九首的主題〉，《中外文學》第6卷，第4-5期（1977），頁24-54。
2. 李仲謹，《批判與繼承：星雲法師《無聲息的歌唱》之創作義蘊及人間佛教理念》（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年）。
3. 吳光正，〈《無聲息的歌唱》—新僧星雲的宗教革新與文體創新〉，《2013星雲法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上》，發表於2013年3月29-31日江蘇宜興大覺寺首屆「星雲法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學術研討會」，頁335。
4. 張毅，〈文人「墨戲」與宋詩意韻〉，《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0卷第4期，2010年，頁1-13。
5. 闕正宗，〈無聲唱出百年病—民國佛教青年星雲（1939-1949）的「人間僧伽教育」觀〉，《星雲大師人間佛教理論實踐研究》論文集（高雄：2013佛光山人間佛教研究院），頁342-364。
6. 顧敏耀：〈臺灣文學與佛教關係史稿—從口傳文學、古典文學到現代文學〉，《第20屆全國佛學論文聯合發表會論文集，2009》：1。
7. 龔鵬程：〈知性的反省—宋詩的基本風貌〉，黃永武、張高評編：《宋詩論文選輯》第一輯，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88年，5月，頁134-187。

三、引用古籍

1. （東漢）王充：《論衡·書解篇》（上海：上海出版社，1974年9月），頁431。
2.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注：《昭明文選》（臺北：文化圖書公司，民66年10月1日再版）。



3. (梁)梁元帝撰，清謝章铤校，楊家駱主編，劉雅農總校：《金樓子·立言篇九下》(臺北：世界書局，民46年7月再版)，第4卷第28頁。
4. (宋)嚴羽：〈詩辨〉《滄浪詩話》(臺北：金楓出版社)。
5. (清)蔣士詮：〈辯詩〉，《忠雅堂詩集》卷十三(上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10)，頁196。

四、引用網路資料：

1. 《景德傳燈錄》CBETA 電子版(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2年，11月)，頁269，網址：http://buddhism.lib.ntu.edu.tw/BDLM/sutra/chi_pdf/sutra20/T51n2076.pdf，2021.5.17 pm10:20。
2. 中台世界，《六度集經·卷第一(二)》，網址：https://www.ctworld.org.tw/sutra_stories/story088.htm，2021.5.17 pm10:20。
3. 〈星雲大師文集·僧事百講2·出家戒法〉，網址：<http://www.masterhsingyun.org/article/article.jsp?index=8&item=18&bookid=2c907d494c10e2f0014ceab12fab000b&ch=9&se=0&f=1>，2021.5.17 pm10:20。
4. 〈星雲大師文集·無聲息的歌唱〉，網址：<http://www.masterhsingyun.org.tw/article/article.jsp?index=10&item=21&bookid=2c907d49431e53bf01431e5b0d9d0003&ch=11&se=0&f=1>，2021.5.17 pm10:20。
5. 星雲大師教育基金會，網址：<https://www.vmhytrust.org.tw/Artcle/3>，2021.5.17 pm10:20。

